



侨乡故事

侨乡报编辑部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侨乡故事

侨乡报编辑部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侨 鄉 故 事

侨 鄉 报 編 輯 部 編

*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7/16 字数31,000

1958年 8 月第 1 版 1958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1—3,590

統一书号: T10104·153

定 价: (7)一角五分

目 錄

夜尋妻子.....	乐 文(1)
母親.....	柯厥后(3)
除夕.....	李鄉瀏(10)
我和侨生的故事.....	左 耳(13)
惠婉的轉變.....	李利貞(18)
一封情書.....	黃明定(23)
誰的侨信?	陈建瑜(27)
生日.....	文 亮(32)
好花千里香.....	黃步漢(36)
鐘声.....	楊恩溥(40)
秧田不干.....	藍飛鵬(42)

夜 尋 妻 子

乐 文

連日收割麥子，身子很疲乏，晚上挨着床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半夜里醒轉來，看看手上的夜光表已是一点多鐘了。我想倒杯開水喝，起來划根火柴点上灯，才發現妻子不在身邊。我心里囑咕道：“她真的去了嗎？她忍心丟下我嗎？”立刻我又想起晚上和妻子吵嘴的情形來了：

我从小隊室評完工分回來，妻子照例迎着我。她接過工分簿看了看，然後拉着我的手笑微微地說：

“我要批評你，你別生氣，好嗎？”

“誰要你批評！”我厭煩地說。

可是她象一点也不在意似的，兩手往我肩上一搭，烏眼珠子水靈靈地直睜我，嘲諷地說：

“哈！你也算一个青年人？”

“啥事？你說吧！”我問。

她瞟了我一眼，然後慢條斯理地說：

“社里收割麥子按面積算工分，你自个儿挑那疏的割，搶工分。”

“誰說的呀？你怎么老是瞎吐！”我不服氣地說。

她變得更嚴肅了，說：

“不用抵賴，你一向愛替个人打算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，喜欢独自干活儿，人家都笑你是社里的單干。你当記工員，分工就

不公平。替自己安排好耕作的或工分多的活儿做。施肥不用糞瓢舀，提起糞桶胡乱潑，庄稼鹹死你不着急，多搶几个工分才安心。”

“苦挖夠多嗎？还有沒有？”我憋着气故意問道。

她态度不变的繼續說道：

“都說老人家自私自利，你这个青年人为什么也这样呢？資產階級意識太濃厚了。”

“資產階級”，我火了。“哼！多念几年書，学几点臭理論，老是在我面前搬弄。”

她听了笑了笑，接着詼諧地拉長声調說：

“总比你念六年書單学‘狡猾’兩個字來得好。”

“狡猾”，这好比火上添油，我狂叫道：

“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給我滾蛋！”

一听我罵出這句話，她就一声不响地走近書桌边，我挨着床不知道啥时候竟睡着了。

我倆为些小事情吵嘴，也不止一次了，但过后就彼此都忘了。这次算是最剧烈的一次，我从不曾罵她什么“滾蛋”，这次竟在一气之下溜出了口，她就为了這句話跑回娘家去么？

她娘家在北侨庄，和我南侨庄只隔一条汪水渠，但繞道來往还得走五里路，所以人們都用小船作渡。妻子乳名張美容，因她長得秀气，人們都叫她“小美”。她自幼和我同在南侨庄念書。抗日戰爭时期，侨匪断絕，都停过学。勝利后，我倆不在同班念書。我家靠近汪水渠，我常渡小美过来过去。她看我待她好，就喜欢和我接近，每逢星期日都來邀我玩。慢慢地我們之間滋長起來一种奇妙的感情。我很愛她，可是不敢露口。

1953年夏天，我倆小學畢業，一起到泉州投考中學。在路上，我向她傾訴幾年來對她的愛慕，正式地向她求婚，她沒有拒絕。但為了學到更多的科學文化，我倆約定到大學畢業才結婚。偏偏事與願違，我竟考不上中學。那時我很擔心她會變心。記得有一次，她來找我，我用試探的口氣對她說：“你前途正遠大，我那能比得上你！”她用眼睛斜瞪我一下說：“又來了，我的前途不就是你的前途嗎？”她沉思了一會，就又分辯開了，說她頂看不慣那些今天愛這個，明天又愛那個的伙伴，她更討厭有些以青春、美麗作為誘惑別人追求她的姑娘。以後證明她所說的和她所做的是一致的。去年她初中畢業，考不上高中後回鄉生產，和我同一個高級社。

我坐在床上再也睡不着了。我擔心着小美，她黑夜怎能渡過汪水渠呢？黑夜在渠道上奔走多危險啊！想到這裡，我急忙從床上跳下來，穿上外衣，跑出門去。周圍靜悄悄的，夜空墨一般地黑。我淺走深踏地來到渠邊，撐小船過渠。到岳母家，叫開了門。岳母驚奇地迎着我問：“呀！你三更半夜到這裡干啥？”我生怕岳母知道底細會生氣，于是我躊躇片刻，忙用試探的口氣回答說：“沒什麼，我要到鎮上趕集，小美在燒飯，叫我來問您老人家要寄買什麼？”岳母遲疑了一下，說：“沒有，你回去吧！”听了岳母的話，我心里一陣難受，啊！她竟沒回娘家！我匆忙辭了岳母勉強往回走。來到渠邊，却找不見小船，原來是過來時心里忙亂，忘了把小船拴住，被西北風吹過岸去了。我只得沿着渠岸踉踉蹌蹌地奔走。

在路上，我又想起往事來了：那是結婚的前三天，小美忽然跑來找我，她似乎想說什麼又嚥了下去，兩頰紅得象抹脂粉，舌

头照习惯卷着嘴唇作耍，尖下巴一动一动的，乌眼珠子水灵灵地直瞅我，把我弄得莫名其妙。最后还是我先开口：“你不認識我嗎？”她笑了，兩腮边現出两个誘人的酒窩，唱歌似的拉長声調說：“就是嘛？你不知道嗎？”惹得我也笑了。她迟疑一会儿，才告訴我，說她父親和哥哥从南洋寄來一千元要作陪嫁用的，她母親准备給她買一輛脚踏車，一架脚踏縫紉机。小美認為脚踏車在農村用处不大，現在社里要盖猪舍，正缺乏資金，她要把这筆陪嫁抽出五百元來投資，起初她媽不答应，說什麼“一爹三兄陪一妹，头上也要插金釵。”小美說等社里富裕了再買那些未迟，她媽才勉强答应。現在跑來和我商量，我自然也不敢阻擋。她快乐極了，臨走时，俏皮地向我敬个礼才跑开。

我走着、想着，忽然被路上的石塊絆了一跤，頓時清醒過來。我定神一看，不禁驚訝地自語道：“我怎么上西村來啦？”我急忙轉身往东走，心里十分罣念着小美：她到底那里去了？也許她……，我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天哪！要是深夜渡渠失脚就糟了！想到这里，不禁心头泛起一陣淒涼，眼淚象成串的珠子直往下掉。

当我走到南桥庄北角头，东方已經慢慢发白，四面依旧靜悄悄的，不見一个人影。忽然从側面傳來一个清脆的声音：

“小文，小文！”

“啊！是小美！”我喜出望外地跑过去。

小美瞪了我一眼，不高兴地埋怨說：

“你那里去了？真叫人急死啦！”

“是那个啊？你半夜上那里去？”我滿肚子怨气都要一下子冒出來了。

小美端詳着我失神落魄的模樣，從頭到腳看了一遍，然後忍不住格格地笑將起來。一手抓起我那外衣袖子，指着我腳下說道：

“你怎麼只穿一只鞋子就跑出來啦，還有一只呢？”

我忙低頭一看，可不是！倉庫中一只鞋子不知失落在那里去了。但顧不得這些，我急着問道：“別說這個，你到底上那兒去了！”。

“昨夜社里五只母豬一共生下了四十只小豬，我給小豬接生去。”她高興地說。

我沒話可說了，只好默默地低著頭，靠攏着她邊走邊陷入深思反省：小美常說我為人小氣，工作定難干出成績來。這句話如今看來很有道理，她回鄉才一年多，做出了很多成績，還當上模範飼養員；我呢，也是一個年青人，卻眼光這樣短淺！我真是比不上她，今後……想到這裡小美過來拉着我的手，問我在想什麼，我只笑一笑沒回答，和她手牽着手，轉一個彎，就回到自己的家門。

母 親

柯 厥 后

七月里的一天，我怀着兴奋的心情，回到离别一年多的故乡。

我跨進門坎，屋子里靜悄悄的，只見廳堂上兩個五歲大的侄兒細聲細語“咿咿啞啞”的唱着戲。他們一看到我立即卸掉戲服——插着鷄毛的小帽，又高興又羞澀地問道：“三叔，你回來啦！”

“祖母呢？”我看不見母親，出口就問。

“去晒谷哩。”他們同聲回答道。

“我去叫。”小喜搶着說。

“別去。”我放下行李，心里很埋怨兩個嫂嫂：母親年紀這樣大了，太陽又這樣毒，還讓她去晒谷。我心里一氣，顧不得口渴，就叫小喜帶我到晒谷場去。

晒埕上好熱鬧啊！飽滿沉甸甸的金黃色稻谷堆成一座座小山，在開始西斜的陽光下閃閃發光。好几架颳谷的“風鼓”轟轟直响。好幾個年老的和帶孩子的婦女正在颳谷啊，起谷啊，裝谷啊，忙得不可開交。母親頭上帶着笠子，埋頭在一架“風鼓”旁邊，手里握着搖柄，象紡紗一樣搖得幾乎看不見手腕。

小喜老遠就歡天喜地報喜着：“祖母啊，三叔回來啦！”母親這才抬起頭，一看到我就笑容滿臉地問道：“狗子，你回來啦！”

母親的衣服濕漉漉的，象浸在水里一樣，臉上汗珠子順着一道道皺紋往下淌，笠子下幾根銀白的髮絲也粘貼在臉頰上了。我忍不住說：“媽，你……”

“不曾看過今年這樣好收成。這幾天啊，連人影也要抓來做工。”母親象知道我要發嘮叨似的，不等我說下去，就截住話頭說起來。

我還有啥話好說呢？看到母親身體還康健，臉上微黑透着紅光，我心里也暗暗高興。于是就動起手來，幫助她們裝谷、挑谷。

今年的丰收真是歷史上所沒有的！大倉小倉堆滿了，連祖宇里也堆滿了，還沒有晒干的谷子只好放在祖宇的門廊上。

我和母親她們直到上燈時分才回家。

母親一回到家，看到一桶洗臉水，就叨念起來：“這幾天沒下過雨，菜晒得快焦了，這桶水該挑去澆一澆。”

我看到母親年紀已六十開外了，還一直為家庭操勞，真是又心疼又內疚。要說我家生活過得還寬裕，父親在南洋謀生，我們兄弟三人也有了工作；大小孫兒一大群，有的念中學，有的念小學。照理做祖母的該享一下晚年的清福了。可是她啊，一輩子就不知道勞累是什麼，一刻也不肯閑着。吃晚飯時，我故意數落她：

“媽，你也不想您年紀一大把了，總該歇歇吧！幾次向您說了，可是你還是里里外外什麼都要做，從天亮摸到黃昏，無時無刻閑一下。你身體也不如以前了，叫您買些補品吃，您總是惜着錢，不胡花一個。你啊，年青時顧爸爸，年老時顧兒孫，自己吃不到一點啥。媽，家庭經濟有咱們兄弟負責，事情有兩位嫂嫂可

做，今后您也該好好休养休养吧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总是这样說，你媽怎不知道呢？看到这年头，一家大大小小平平安安，你媽不吃心里也欢喜，可是你媽怎閑坐得住呢？”媽媽抑不住心头的喜悅，慢悠悠地答腔着：“要不是这个年头入社了，事事有社里管，你媽不知道还要往田里跑多少路呢！”

“唉！年紀大，可不行啦！”媽又接着說。“你看，这光景人家日夜辛勤地劳动，誰愿閑着呢？我这个老人家可不能为社干啥工作了，坐着吃閑米啦！”

听媽一說，我忙調轉話头，說：“媽您可不輸一个后生家呢，掙得好多工分啦？”

“我呀，拾糞賺三百二十四工分，这次晒谷我一天赶兩場，評得最高分——每天七工分，六天得四十二，合計共掙三百六十六工分。”母親微笑着，話中帶有些自豪。

“是个劳动能手啊！”

“前天社員大会上，社長还表揚祖母呢！”侄儿小万也插嘴道。

“不算啥！”母親眉开眼笑地說：“成立社以后，光景一年比一年好啦。狗儿，咱家以前还得買一二月米，入社后却吃得夠了，今年还会有余粮。”接着她又感慨道：“光景好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子孙的有福气了，我真欢喜。”

“媽，明天我得寫一封信給爸爸，把咱鄉丰收的好消息和你出色劳动的事，都告訴爸爸，讓他欢喜欢喜。”

媽媽哈哈大笑了，我們全家人也都笑了。在灯光下，我看到媽媽笑得象一朵多瓣的菊花。

夜，很悶熱，樹葉一動也不動，人象罩在蒸籠里。母親催我早些睡，而自己却還帶着老花鏡，對着工分簿，用勤勞的、綉花的手拿着鉛筆，一划一划地在算着什麼。我大概是走路有點疲乏，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×

×

×

隆隆聲把我從迷夢中震醒。揉開眼皮一看，天昏地暗，雷聲隆隆，電光閃閃，大風刮得門窗吱吱直響。借着電光，我朦朧看到母親床上空空的。母親不在了，我不自覺地叫着：“媽啊，媽啊！”不見答應聲。我定神一想：啊，一定是到祖宇收谷去了。夜已深了，暴風雨又要來了，小腳女人怎麼可以單身在外面走呢！我抓起手電筒就往外跑。

天，烏漆墨黑的，條條金蛇不時在西北方出現，划破無邊的黑暗。祖宇的門廊里一道手電光忽閃忽閃地移動。我下意識地叫道：“媽！”

“我的心肝，我沒叫你，你怎麼也來啦？”對！烏暗中傳來的正是母親的聲音。

我激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，趕忙幫助疊谷子、蓋谷子。一会儿，幾道電光向這裡奔來，原來是社長他們來了。社長激動地說：“阿嬌，天這樣黑，你怎麼可以來啊——你們母子辛苦了！”

社長打開祖宇門，大家忙了一陣子，把門廊外的谷子搬進屋子裡蓋好，才放心地回家。

雨點稀稀疏疏地下來了。死說活說社長還是護送我們回家。一路上，社長直誇母親的勤勞愛社。我的心也很不平靜：有了這樣慈愛、勤勞、正直的母親，我感到無限的溫暖，無比的驕傲。

除 夕

李 鄉 瀾

今天是除夕。我从街上買了兩条帶魚回來，对老趙說：“怎么，你还不走，快要三點鐘了，最后這班汽車一過，就回不了家啦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趙笑了一笑，对我說，“不知道下午有沒僑匯到。”

“僑匯有什麼問題呢。”我直截地反对，我总感到他多心哩。“反正春節例假！”

“人家僑眷还等着它過年啊！”

“你走吧，再等，三點鐘的汽車一過，僑匯又沒有來；那時，真叫做‘竹籃挑水兩頭空’啊！”

我催促他，叫他走。因为，他每一年就是春節回家几天，其他的日子，全在局里办公、送信、送僑匯。

我們都是在閩江下游的一个小鎮里工作。只有兩個人，工作範圍大，除了鎮上一千人家外，我們郵遞地区还包括遠近的鄉村，特別有一部分是还得爬山過嶺的山村。老趙他專管跑的，我在局里办公。当然，我們也时常互相帮助。三年來，我跟他一起工作，他总是分風雨，不分寒暑地跑。記得去年國慶節那天，僑匯來了，可是只有一家，要走十來里的山路才能送到。他这天原已准备参加一場跟中學學生的籃球友誼賽，一听到有僑匯，他宁可不打球就去了。回來的时候已經過午。原來，他送了僑匯，

半路被一家侨眷請去寫信了。他还笑嘻嘻地說：“今天跑一趟山路，也是活动啊！”

我知道他这种癖性，才再三地催他回去。还怕他不放心，我說：“你安心回去吧，我家在这里，有侨匯來，我負責送去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他仍然在那里整理邮件。“再等一会儿吧。”

我也不好再催促他了。便寫了“春節例假三天”的字条，貼在大門上。

我貼好了字条轉回屋里來，背后一个人跟着進來了，啊！是縣局解送侨匯來的小李。这小鬼一進門，就叫嚷着：“老趙，我又來了。”

时鐘，已敲了三点，正是老趙該上車回家的时候了。可是，現在不行啊！來了十三家的侨匯，地址又分散，东、西、南、北都有，这真使我叫苦！不过，我还是催着老趙回家去，我坚持，这些侨匯可以讓我來送。

“不行啊，这么多，你老人家飛也來不及！”老趙平靜地說，“我們一定要在除夕前把这些侨匯送到侨眷家里。”說着，他拿起六家远路的侨匯，这六筆侨匯要一直送到嶺坪的山村。

“你把鎮上的拿去送吧，我走远的。”

“你还是回去吧，我可以送的！”我迟疑了一下，才說出來。

“不，这是我的責任！”

“我們兩個人別分得太死了，你的責任，不也是我的責任？”

劝告、解釋都无效，他非要走山路去送不可。

我不懂得再講什么了。便問：“那么，你回家沒有車了？”

“这是小事情。先送侨匯再說吧。”他背上了布包，就走了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真为他感动了。我也等不及把兩条帶魚拿回家去，同样背上布包就走了。

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天已断黑。不断傳來爆竹声，整个鎮里瀰漫硝烟。今年真是好年景啊！我們感到兴奋。因为我們已經把十三家的侨匯都送到了。正赶上侨眷們过春節啊！

我拿起了兩条帶魚，請老趙一起到我家里过除夕。

我和侨生的故事

左 耳

二月二十日

我們班上來了个归國華侨学生。这没什么了不起，对我也沒有什么大的关系。但是她却与众不同：头发燙不象燙、剪不象剪；身上是一件我們这儿女同学穿都不敢穿的、紅得眩眼的套身裙；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金項鍊。她那股大方勁儿，好象她不是第一次踏進我們高一上教室：到班里还不上五分鐘，就怪热情地跟男女同学搭訕起來。……她那付模样，真叫我不慣。但是，事情很不凑巧，早晨班主任偏偏把她的座位分配在我旁边。

据說，她是从集美侨校轉学來的印度尼西亚華侨，回國才一年多。她的名字，剛才小王告訴我，叫楊什么蓮的。

管她的，反正我坐在她旁边，是倒霉透了！

三月十四日

这个新來的侨生叫做楊蓓蓮。

坐在我旁边，确实討厭。本來这个位子空着倒没什么，現在却憑空來了一个“管家婆”：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很大的約束。

無論上什么課，說老實話，我是不及她那么專心听講的。但是也用不着她“狗拿耗子”——多管閑事呀。

今天上代数課的时候——要知道，我是最恨代数的了， $a^2 + b^2$